

〔英〕约翰·马斯特曼 著 肖钟 译

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

群众出版社

两面

间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巨献】



翰·马斯特曼著 肖钟译

新刊之谍战系列

LAOSHU XINKAN ZHI DIEZHAN XILIE

两面

间谍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面间谍 / (英) 马斯特曼著; 肖钟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7

(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

ISBN 978-7-5014-5399-3

I. ①两… II. ①马…②肖… III. ①纪实文学—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5785 号

两面间谍

[英] 约翰·马斯特曼 著

肖 钟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6.875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2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4-5399-3

定 价: 26.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老书新刊出版说明

群众出版社作为公安部所属出版社，新中国成立之前叫群众书店，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至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近五十部间谍题材的外版书，为读者较全面地了解神秘的间谍内幕和谍战经典战例提供了丰富史料，进而形成了群众出版社的出版特色。这批书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有些限定在内部发行，购买时要凭相关单位的证明和工作证。至今，仍有很多老公安政法干警记忆犹新，当时，为了购买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许多人在公安部8号楼排队一直排到长安街路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图书的名字与群众出版社密不可分，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近年来，随着谍战影视的热

播，人们阅读间谍题材图书的热情逐渐升温，图书市场上间谍题材的小说颇受读者青睐。但同时，也有一批读者渴望读到真实的纪实性谍战类图书。这类书由于多年未加印，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就连一些旧书网店都很难淘到。今年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群众出版社通过整理档案资料，首批出版“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七部。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自从决定出版之后，经过多方联系著者、译者及原出版者，由于时隔三四十年，始终没有音信，其间我们还求助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最终群众出版社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签订稿酬转付协议，望相关权利人或知晓线索人士与群众出版社联系。

群众出版社

二〇一五年七月

内容简介

《两面间谍》一书是英国爵士约翰·马斯特曼所著，一九七二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九年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作者根据其亲身经历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情报机关怎样将纳粹德国的派遣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基本上控制并逆用了这些间谍，反过来给德国以沉重打击。书中叙述了他们运用两面间谍的实际案例。



《双面间谍》
群众出版社1979年出版

序

约翰·马斯特曼爵士所写的关于英国情报机关的两面间谍系统的报告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马斯特曼是一位深有造诣的历史学家，他深知他所描绘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值得了解和记忆的篇章。作者还是一位出色的记述者，他这本《两面间谍》是很吸引人的，内容又是认真严谨的。

没有必要去考证本书所列举的故事和案件的真实性，在这些故事中都谈到有不少间谍表面上为德国人干，实际上却瞒着德国人替大不列颠工作。本书的官方材料来源于大量的供词，然而由于其中的许多案件同我在战争期间所从事的工作有关联，我可以保证它的真实性，我曾从事过特殊的反间谍工作，经常和英国军事情报第六处打交道，该处是负责联合王国海外情报工作的机关，把它的组织名称局限在“军事情报部”的范围是个时代错误。马斯特曼在本书中经常叙述的在英国从事反间活动的“国

内安全科”是军事情报第五处所属的一个科，是国内保安机关，其性质大体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联合王国境内发生的案件，可以说完全属于英国内政，但是有些敌国间谍被揭露后通过劝诱开始为英国人工作并转过来欺骗原来的主子，这些间谍同国外有密切的联系，这样，军情六处同盟国情报机关的相应组织进行协同配合就势属必然了。

回顾历史，英国对于情报艺术的某些贡献是很突出的。在截译敌方无线电密码方面，成果辉煌，已逐步居于领先地位，许多公开发表的记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截译无线电密码的技术已经高度发展。定向科学也高度发展，应用这种科学就能够把发报机的位置侦测出来。由于对所有的无线电通讯不断进行监听，不仅可以检查核对两面间谍所发出去的情报内容（通常间谍本身兼充报务员），并且能够检查他所收录的一切消息和指示；同时经过细致研究，也有可能估量敌人对所收到的情报如何评价，这是对欺骗敌人效果的一个验证。当然在所有这些活动当中，下面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可以发现一些新的间谍，这样就有可能对德国人在英国的间谍活动网进行全面地了解和控制。

英国人在情报艺术上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所谓“公开情报”的运用。在公开情报方面，有一些学术性的资料，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就会从中发掘出一些早已搜集起来但一直被尘土所封埋的情报。例如，反攻欧洲登陆作战所需要的潮汐时间表，首都地区各种轰炸目标的位置，需要准备对付的降水量，应该避开的雨季等，这些并非不重要的资料，都来自被人们忽略的公开书籍中

的某页，而不是出自间谍们的那些过分耽搁了的秘密报告，从在英国大学里进行的这种研究和分析中，美国情报机关学到了不少东西，但这些并不涉及两面间谍的工作。

毫无疑问，英国情报工作中最卓越的成就就是两面间谍的运用以及通过他们所进行的欺骗敌人的活动。军事情报第五处第二科是进行这种活动的核心，正如马斯特曼所描述的那样，这种欺骗敌人的活动涉及很多工作部门：军事情报第五处、军事情报第六处、海军、空军、内务部和外交部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根据需求和计划安排，征召了一些大学和其他专业组织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外的“智囊”。在情报机关里，许多非职业性的活动家和专职人员携手并肩地工作。关于两面间谍这项工作，就是由非职业的马斯特曼担任的。他是一位大学的研究员，又是一位热心的板球名手。他的头脑已经习惯于这种政治斗争中的掷球，如同在球场上一样，要敢冒风险，而收获也是巨大的。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一场决斗。当马斯特曼提到两个最出色的两面间谍时，他同时也提到两位著名的板球名将，“在两面间谍的世界中，如果把史诺比成是早期的格雷斯，那么加宝就相当于后来的布雷德曼”。这句话绝不是玩弄修辞学的词藻。在两面间谍的游戏中，同样需要高度的技巧和绝对的协调。在这方面，英国人是能手，美国人在欧洲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的类似做法都出自英国人的指导和示范。

《两面间谍》一书中所提供的案例是该书的特殊优点。这是一本行动手册，确实与别的书完全不同。当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筹建他们的国外反间谍系统时，对参加这项工作的新手每人发一本坎普顿·麦康基所著的《脑上之水》（1933年），这大半是由于不得已，因为不论是间谍工作还是反间谍工作的手册实在少得很。格雷厄姆·格林的讽刺作品《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年）或许是最好的一本。爱德华·韦斯米勒的小说《蛰伏的蛇》（1962年）是关于描绘如何掌握一个变节的间谍心理状态的少数报道之一，这个案子描述的是盟军反攻欧陆以后，德国间谍在美军防线后面活动的情景。

海军少校尤恩·蒙塔古所写的《从来没有的人》（1953年）是一本最著名的关于战略欺骗活动的报道，也是最详尽的记述。达夫·库珀的小说《伤心行动》（1950年）曾经讲过这个案例。但是，蒙塔古少校是一位海军情报人员，他是这起精心策划的诱骗敌人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案件掌握者。他们利用一具漂流到西班牙海岸的尸体上装着的假信，诱使德国人误信了盟军在地中海战区的下一步行动目标是撒丁岛而不是西西里岛，但实际上正是西西里岛。

作为英国国防大臣并担任丘吉尔的总参谋长的伊斯梅勋爵曾为蒙塔古少校这本书写了序言，作为半官方的评价。他在序言中说：“由一个熟悉全部细节的当事人来公布一个秘密战役的全部过程，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军事院校的学员们应该感激这本关于战争艺术领域里一门特殊学问的教科书，而其他的人或许只能把它当作惊险故事来欣赏。它再一次说明，真实比虚构的故事更能动人心弦。”伊斯梅勋爵预先指出了《两面间谍》这本书所具

有的同样价值。

马斯特曼不论对于真事还是虚构的故事都是十分熟悉的。他所写的那些著名的惊险小说就可以证明。《一个牛津的悲剧》（1933年）的巧妙构思和他后来被选入“双十委员会”是不无关系的。而“双十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作为两面间谍复杂活动的决策者和管理机关。他们要对两面间谍发出的情报以及对敌方要求的答复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准备一套情报人员班子，准备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能出动去担任各种重要角色。动用他们的时机到了，如在诺曼底登陆之前，为了分散德国人的注意力和迷惑敌人，故意制造了准备在挪威登陆的假象；他们还采取措施，使德国人无法了解V-1和V-2火箭轰炸伦敦的实际效果，从而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这要归功于英国的两面间谍系统。真实和虚构，两者都发挥了作用。

正如我说过的，幸而具备了“游戏”的因素，使人始终保持了新鲜感。马斯特曼在为《命运不能伤害我》（1935年）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打破常规是一种人生乐趣，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在这方面，中年人和有身份的人，他们天真无邪的兴趣并不少于年轻人和捣乱分子。”英国国内安全科的一些业余工作者的确是“中年人和有身份的人”，不过，他们的兴趣却不能说都是“天真无邪”的。马斯特曼的战后小说《四个朋友的案件》，其副标题是“以侦察为乐事”。书中的故事是叙述犯罪活动的，在牛津大学高年级生休息室中，一位客人在叙述这“四个朋友”中的一个人时是这样形容的：



葡萄牙是一个中立国。因此许多国家和作战双方的官方与非官方的间谍都集中到葡萄牙来。在柏林，你不可能听到伦敦发生什么事。但是在中立的葡萄牙，很可能听到或猜测到双方所发生的事情；还可能散布一些在伦敦或柏林并未发生的事件（听起来好像很可靠），而且能使对方相信。于是，里斯本就变成了一个国际交易所，是侦探和间谍们集聚的热闹地方。在那里，出卖和收买各种军事的和政治的秘密情报（有真的，有假的，假的居多），在那里，人们在互相钩心斗角。不仅如此，情报人员的生命是十分危险的，而两面间谍的生命更是危险得多。他要在摇摇晃晃的紧绷的绳索上站稳，稍有不慎就会滑下来，跌个粉身碎骨。《四个朋友的案件》一书中叙述的班尼斯特是作为一个商人到里斯本去的，他在英国的和盟国的外交界和商界是很有声望并深受尊敬的，但是，他的身份不仅仅如此。

班尼斯特确实是“不仅仅如此”，他不单纯是个商人。所有的间谍也都是“不仅仅如此”。小说中描绘的关于班尼斯特和他朋友们的谈话，很像是“双十委员会”的成员在谈论史诺^①和塞乐里一样。

马斯特曼在他的书中明确地列举了“双十委员会”的守则。这些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

① 史诺是一个两面间谍的代号。——译者注

一、控制敌人的全部间谍组织，或者尽我们最大的限度去把一切能抓到手的敌人控制起来。

二、发现新的间谍时，及时捕获。

三、不断加强了解德国特务机关的人员情况和他们的工作方法。

四、全力获取敌方特务机关的电讯密码的情报。

五、从敌人所提出和探询的问题中来判明他们的计划和意图。

六、用送发给敌人的情报来影响他们的计划。

七、在实施我们的计划和意图时，尽一切可能去迷惑敌人。

马斯特曼是细致入微地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的。问题绝不仅是发现一个间谍的下落然后将其逮捕了事。马斯特曼所在的委员会并没有执行逮捕的权力。即便他们有这种授权，也会很审慎地使用它。一切反间谍机关都是重视掌握敌人动态的，而且都懂得，消灭了一处敌人的活动，只能刺激敌人用另一处的活动取而代之。因此一般说来，较为上策的是严密监视一个已经发现的敌方间谍，而不要轻易地触动和逮捕他。要进一步设法从侧面来限制他，使他无法获得任何重要的情报，相反，还要设法用假情报来喂他（人们称这种假情报为“喂鸡的饲料”）。当然，最理想的是通过各种手段迫使这个间谍为我所用。试想，如果敌方的情报工作已被我们阉割而名存实亡，那就不再是可怕的了。这种外

科手术式的做法是两面间谍艺术中的极大成就。

马斯特曼愉快而公正地阐明了英国在运用两面间谍方面所树立的功勋。他说：“在大战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不仅通过两面间谍对敌人实行了大规模的欺骗活动，我们还通过两面间谍的活动，主动地掌握和控制了德国人在英国的整个间谍系统。”战争结束后，盟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立即检验德国人的情报工作记录，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们搞错了或措施欠妥。看了德国人的材料以后，没有理由使英国人对自己的工作成就发生任何动摇。马斯特曼讲的是英国人的故事，并且是通过这种叙述来启发后来人的。从德国人的资料中可以从反面证明我们的对敌欺骗是完全成功的。

马斯特曼的这份报告书是十分吸引人的。它既有权威性，又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他论述了从战争初期以来两面间谍的发展过程。在初期，英国人完全处于防守的地位，主要是如何抵御对英国的入侵来保卫自己。这个时期正是史诺的活跃时期。后来，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那时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盟军方面，已可预见到即将反攻欧陆。到了这个时候，加宝就一马当先，大显身手。敌人也在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开始建立起来的两面间谍系统在第二阶段中重新运转了起来。这个转变是微妙的并且是充满惊险的。作为一个严谨的专家，马斯特曼在他的这份报告书中一直严格尊重历史事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的是使故事的主线不致受到曲解或干扰”。然而，在他的着眼点里，对于现实的关切超过了对历史的叙述。对于那些“双十委

员会”的人们，故事在持续着、变化着，而且是有节制地被叙述着。

马斯特曼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充满谋略斗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居住着像史诺，像马特和杰夫，像塔特和奇格扎格以及屈息儿这样的人物。他们只能用这些假名而闻名于世，他们在这些假名的掩盖下生活着、活动着，各自分摊着命运的风险。马斯特曼有一句经验之谈：“有一点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分的，那就是，最有价值的案件是那些案件掌握者能将自己的意图最完整、最有效地贯彻到所属间谍身上的案件。”微末细节都很重要，往往能牵动全局。甚至在间谍与敌人的通讯方法上，不论是通过无线电或密写，或在中立国的当面接头，都要求案件掌握者和参与人的全神贯注。必须细致掌握每个报务员的发报风格，像报警信号、发报时的节奏等，以便一旦这个间谍身死或由于某种原因必须换人时，可派别人来顶替他而不致被敌方发觉，这些看来是细节却具有惊人的重要性。

《两面间谍》这本书不仅是唯一的描述两面间谍的著作，而且可以说是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有的时候，他的故事可以引人入胜地加以引申描写，正像蒙塔吉所著的《肉馅行动》和《从来没有的人》那样，又如埃迪·查普曼的自述《埃迪·查普曼的事迹》（1954年）关于他自己用奇格扎格这个化名充当行动特务的报道（当时他的德国主子称他为弗里岑），也可以同样地加以引申描绘。

在《两面间谍》这本书中，真正有意义的是这个系统本身。



在哲学意义上说，决定一切的是“胜负”问题。毫无疑问，在那些奋不顾身冲向西西里岛和诺曼底登陆的士兵们的心中，所考虑的就是这个胜负问题。在“从来没有的人”的背后确实有为数众多的有良心、有智慧的人做后盾，马斯特曼所描述的正是这些人的工作。他们是两面间谍工作的生态学家：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事物要保持均衡，但最终，总有敌对的一方要走入歧途而引向失败。敌人的错误就是我们的胜利，幸运的是，敌人正是走了这条错误的道路。

诺尔曼·霍姆斯·皮尔逊^①

一九七一年九月于纽黑文

^① 作序者诺尔曼·霍姆斯·皮尔逊，是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伦敦某单位工作。——译者注。